

濂洛風雅的閨門異響：“思復堂”其人其詩

秦燕春

一、陈卓仙其人

传统中国的某些旧俗实有极强的生命力，例如女子之称名于时、往往被认为基于三种福德：其为名父之女、名夫之妇、名子之母。《思复堂遗诗》的作者陈卓仙（1887-1964，名大任）以她的时代和她的境遇，在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得以进入当今的文化关注视野，的确便是属于第三种情状，她之为世所知所传，首先基于她是“海外新儒家”代表唐君毅（1909-1978）¹先生的母亲。

但《思复堂遗诗》的复活于当今又将证明，这位作者之为世所知所传，绝不仅仅因为她是名子之母、母以子贵。

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二月十二日陈卓仙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窠坝村。因其生期俗传谓之百花生日，其父乃以“卓仙”字之。²这位信奉儒学传统的父亲陈勉之显然尚未超逾当时颇显僵化的传统窠臼，对女儿的期望仍只是“贤妻良母”以行世：故“又以文王之母大任之名赐吾母。”³也因此，尽管陈卓仙出生书香之家，却为女流而在儿时与姊妹从未得到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父亲的授课识字。据其幼子唐君实（1921-2009）回忆：母亲与七娘识字读书艰辛不少，没有老师，只得趁胞弟（九舅）午后放学之际于门前相候求教，为补助记忆，乃作画于字侧，想尽一切办法找书读，写作上可谓无师自通。直到陈卓仙与唐迪风（1886-1931）结婚后，方得就学于其父执教的成都淑行女校（成都第一女子师范前身）。

无论如何，这实在不是一个养成古典“才女”的理想环境。

近世佛学巨擘欧阳渐（竟无，1871-1943）日后为唐迪风撰写的《墓志铭》中，直接以“蜀中奇女子”属陈，“能诗”之外，对其德行评价更高，所谓“能诗以才调见长者奚足望其项背。

¹ 作为现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唐君毅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人文主义者”“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原《大英百科全书》）专设了“唐君毅”词条，认为“除了以七卷《中国哲学原论》对中国整个哲学传统予以系统的再解释之外，（唐）在两卷本《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宇宙万事万物看作都是求超越的过程，生命存在不仅是为存在而存在，乃是为超越自己而存在；心灵的活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从现实的生活逐渐向上求更高的价值，最后止于天德与人德一致的最高价值世界。他的世界观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他的这部著作发表后，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并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全书》第7卷第6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唐君毅十七岁就读北京大学，后转学到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曾长期任教于中央大学哲学系。一九四九年与钱穆、张丕介等往香港创建新亚书院。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后唐君毅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新亚研究所所长。1978年病逝香港。2009年唐君毅诞辰百年纪念，香港中文大学特在新亚书院旁边广场立其铜像。

² 唐焜：《大嫂陈大任及“思复堂稿”》，《唐君毅故园文化》创刊号，2002年9月，第9页。

³ 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第8卷，第13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

夫人之德古所难及”。因为教子有方，“佳嗣如君毅能学圣学”，其风仪可以“直接孟母之贤，岂陶母欧母之所能毗”，认为陈诗“悲天悯人而不碍其乐天知命”。⁴

这位“蜀中奇女子”的至性古德何以养成？陈卓仙天资卓越、自学成才的能力很强毋宁是事实。但不必惧怕“女权主义”立场抨击，实事求是讲来，成就陈卓仙其人其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她有幸嫁给了“夫妇如师友”、对她护爱有加、一生期之以道的丈夫。

唐迪风名烺，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十七日。初字铁风，后改字迪风，别字渊嘿。迪风是遗腹子，无兄弟姐妹，幼年曾过继三伯母，受其抚养。母亲卢氏苦节一生。迪风对此终生感念，事母至孝。唐迪风 1904 年应童子试，为乡举末科秀才。后曾就学于成都叙属联中及法政专门学校。

1905 年唐、陈联姻。陈卓仙与唐迪风虽然同样属于包办婚姻（陈父很是欣赏少年颇知好学的青年秀才，故以女妻之），但她的运气实在好，这位丈夫思想开明，热爱学问，二人婚后情投意合，育有二子四女。甚至唐家寡居的母亲都对子媳近乎超逾礼制的亲密关系宽爱处之。这在唐迪风因染时疫突然去世，陈卓仙悲痛欲绝的悼文当中，有着详致描绘：

忆我年十八来归，彼时与君浑然孩童也。君长我一岁，颇能好学。我乃不知所从，居则惟女红是务，出则联袂以嬉以游。先姑爱子媳若命，略不责所以。人有讥笑言于先姑者，先姑弗顾焉。我恃而无惮，益恣其憨状逾年。（《祭迪风文》）

在二十世纪初的清末蜀中，年轻夫妇可以经常一起外出游玩，同放纸鸢，也可以“涪江同赋芦花诗”，陈卓仙直接将他们的婚姻关系界定为“与君虽夫妇，而实师友也。一旦不见，如婴儿之失母，又如左右手之失援”，深情依恋，直以“心心相印”称之（《祭迪风文》、《偕迪风小步中庭》）。这样天真烂漫形同“自由恋爱”的“包办婚姻”居然出现于传统中国号称保守的巴蜀之乡，可见中国传统当真不是铁板一块。包括这里自己苦节多年却能宽待呵护子媳的“先姑”。

唐迪风曾是辛亥革命后四川最早的报纸《国民公报》主笔，其时发为文章能够立论刚直，颇为任勇。后则辗转于当地几所中学以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处任教。又与友人彭云生（举，1887-1966）、蒙文通（1894-1968）、吴碧柳（芳吉，1896-1932）等一起创办了敬业学院，唐被推为院长，教授国文、宋明理学及诸子课程。唐迪风生前并没有显赫的仕途，或文坛的高地，相反，在彼时蜀地，他的行事发言似乎还颇受非议，有狂者侧目之谓，例如“元

⁴《唐君毅全集》第 36 卷，第 108 页。又据唐君毅《母丧杂记》，欧阳竟无正是在被唐母之诗感动之后，“叹为稀有”，方起念为唐迪风作墓志铭，《唐君毅全集》第 8 卷，第 24 页。

年革命成，蜀之士不图建树，而竞禄。铁风愤而有句：武士头颅文士笔，竞纷纷化作侯门狗，谁共我，醉醇酒”，甚至被混称为“唐风子”。⁵

但在真正了解他的人，却道是“蜀中学问之正，未有过铁风者矣”“直截透辟近象山，艰苦实践近二曲”“信道笃而自知明”⁶，“性情真挚坦易，语皆如肺肝中流出”⁷：

其言多直致，不作步骤，不尚分析。其言多浑而警，足以使颓者起立也。……迪风论学，重心得。当群学竞炫之时，若无一长可见；而时出一言，根极理要，足使博辩者废然。⁸

唐迪风曾在 1925 年北京女师大风潮之后致函章士钊（1881-1973）主持的《甲寅》杂志，以为其“培养民德，挽救时风，厘正文体”诸愿皆甚可观，然：

窃以挽今日之颓风，宜化之以渐，不宜施之以骤。法家严肃整齐之力，不如儒者至诚惻坦之为之收效弘而远也。

虽然“当今之世，国事仓皇，无所托足。得一真正之法家，固远胜小儒万万辈”，唐迪风此时选择的依然是“卒于孔佛二老，得闻胜义。自矢求向上一着，以终吾年”，认为《甲寅》于“古今来掀天揭地之事功，无不由从善服义，植其基本。故民气来路，不必向外驰求。第疏浚其泉源，自可取之不尽”之要义未免“含意未申”。⁹此言无疑甚堪玩味。

近世蜀学巨擘蒙文通先生，也在《儒学五论·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中再三致意：“故友唐迪风氏……以墨书证墨派，唐氏之说，最为得之”“余即申唐氏之说，论墨学之流，以辨俞孙之未谛”“惜良友云歿，安得以此论起而质之”“是所以尽唐氏之义，愿质于世之为墨学者”。¹⁰

有此诸端，则友人身后“夫天未欲治，太息失真儒”的挽诗，就非是应酬语。¹¹欧阳竟无能用极为重肃的笔致为他撰写《墓志铭》，自然有深层原因。他在唐迪风去世之后，还清晰记得唐氏初来内学院就学的场景：

民国十四年，支那内学院建法相大学，先三日，宜宾唐煊字铁风者至。坐定，呈志情急，口吃，至于流涕。予已为之动。释奠之日，遍拜大众，忤诉生平，则涕泗交并，一时大众悚然。

12

⁵ 分见欧阳竟无《唐迪风墓志铭》、刘咸炘（鉴泉）《唐迪风别传》，《唐君毅全集》第 36 卷，第 7、11 页。铁风为迪风初用名。

⁶ 分见（吴碧柳）《与邓绍勤》，（彭举）《〈孟子大义〉跋》，（魏时珍）《民国三十三年重航行日记》，《唐君毅全集》第 36 卷，第 12、84、103 页。

⁷ 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第 8 卷，第 30 页。

⁸ 刘咸炘（鉴泉）《唐迪风别传》，《唐君毅全集》第 36 卷，第 9、10 页。据唐君毅回忆，梁漱溟自谓“去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先生读书处”（《〈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第 15 页），其风仪可想。

⁹ 分刊《甲寅》周刊民十四（1925）第一卷第十号，民十五（1926）第一卷第十九号、第一卷第三十三号，转引自《唐君毅全集》第 36 卷，第 94、95、96 页。

¹⁰ 氏著《〈墨子〉书备三墨之学》，转引自《唐君毅全集》第 36 卷，第 94-96 页。

¹¹ 彭云生（举）《辛未旅燕杂诗第六十八首》，《唐君毅全集》第 36 卷，第 102 页。

¹² 欧阳竟无《唐迪风墓志铭》，《唐君毅全集》第 36 卷，第 7 页。

唐君毅在《〈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中曾说“吾父于儒者之学，亦盖初不相契……及华西大学时，尝出题，命学生历举孔子之失云云。民国九年，……而其学遽变”¹³，这应该就是唐氏如上“遍拜大众，忏悔生平”的主要原因了。要知道，昔年《厚黑学》（李宗吾）首出，唐迪风可是第一个为之作序的人。据说早年受革命风潮影响，他也参与到“反传统”和闹“革命”的行列中。十几岁时竟把庙里泥菩萨推倒；同时自剪发辫自改服饰，大有“复明”之志。¹⁴

有此剧烈的学术转身，方才有了陈卓仙记忆中这样的丈夫：

吾君每言及孔孟学术垂绝，辄感慨歔歔。毅然以振起斯文自任，并以此教学子，授课时常常披肝裂肺，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其苦心孤诣，吾常为君拭泪。因以“徒劳精力，于人无补”之言劝君。君曰：倘能唤醒一人，算一人。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吾非智者，唯恐失人。吾不得已也。（《祭迪风文》）

唐迪风选择在民九（1920年）“其学遽变”，“颂孔孟朱陆于举世不喜之时”，¹⁵与日后唐君毅坚持在铁幕边缘保中国文化一线微命，一生坚持“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文化悲愿，有着类似鲜明的历史抉择意味。他们在精神气质上真正可谓父子相承。

唐迪风民胞物与、悲心忘我、断绝私利的救世之心并不止于教书育人，更见于日常细事，所谓“膏火无资，而歌声若出金石。古人所难，不图于今见之。诚之所至，何事不成”（欧阳竟无题识）：

生平无一隙废颂，有资辄购籍。或卧病，则出其旧碑、名画、文石、古泉，把玩摩挲不已。教学二十年，语未尝不动人。教学月所得，十余金耳，有乞资返里者，悉与之，不吝，而亦不问其名。盖强制之力有如此。¹⁶

因此极强的至实而至虚、充量共感的主体能力，唐迪风秉承一份无我去执之心，同样非常爱惜自己性情洒脱、诗才高超的妻子，径以“逸妻”称之，亲自督导其读书向学，¹⁷甚至也会亲自帮妻子抄诗（见前揭图版）。据说民国八年（1919）陈卓仙在蜀中率先截发（剪去发髻），竟而惹得“非议蜂起，官禁示”，身为丈夫唐迪风选择挺身而出，坚决支持妻子的前卫行为，“文喻众，呈惩官，不稍退”。¹⁸这些文字记载均出自欧阳竟无手笔。唐氏一家在南京求学时夫唱妇随、子弟和美的昂扬气象，同样令他印象深刻：

¹³ 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4页。

¹⁴ 参阅汪丽华、何仁富《唐君毅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9月。本书引用时尚为未刊稿。

¹⁵ 刘咸忻《唐迪风别传》，《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9页。

¹⁶ 欧阳竟无《唐迪风墓志铭》，《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7-8页。

¹⁷ 参见唐迪风《游流杯池及焙水翁楼》，陈卓仙《祭迪风文》有谓“君尝言我父为读书人，而我从未读书，恒以为深惜。每以至言激动我。我生性不知，与俗浮沉。君时隐其孤衷，殷殷开导我云：良书即无友之人之良友也”，《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24，152页。

¹⁸ 欧阳竟无《唐迪风墓志铭》，《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7页。

学幻三年，躬杵臼，妻炊爨，童子绕塌读，三数人，歌声若出金石。¹⁹

而据唐君毅回忆，当时他们居家在南京的生活，论及物质，条件十分窘迫：“民国十六年春，吾赴南京归省。见吾父母及弟妹，赁陋巷中之一室而居。其地去支那内学院数里远，而吾父徒步往来，风雨不辍。”²⁰唯此精神宛在，我们才能读懂陈卓仙在《忆丹凤街旧寓》中别致的幽默从容、超逸达观：

半方天井逼邻墙，反映全凭粉垩光。

习篆灵蜗夜书壁，窥人饥鼠昼寻粮。

苔痕枢纽闲门绿，瓦缝飞尘日色黄。

最好围炉风雪里，小窗相对读蒙庄。

“有钱买书，无钱买米”，墙潮屋仄，苔绿瓦黄，穷得老鼠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出来找粮食的环境里，心心相印的夫妻二人，照样能于小窗之下“静简庄周说剑篇”，其乐陶陶，穷而不坠读书之乐，以读书抗拒贫穷，这种境界与兴趣，不是寻常夫妻能做到的。陈卓仙甚至在门板上自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欧阳竟无见之，赞为“有兰亭映带之美峻，寒食结体之沉郁”，意其笔致兼得王（羲之）、苏（东坡）之流风余韵。²¹类似的还有《幽居》中对清贫日常中“回也不改其乐”的描摹：

乱世幽居远市场，生意日拙日匆忙。

自磨麦面和麸食，清煮鲜蔬入碗香。

儿女苦饥甘饮粥，舟航望断梦远乡。

松扉静掩天寥廓，时有书声出院墙。

饶是物质条件如此贫乏，唐迪风对妻子家人的护爱深情却丝毫不减。这些，在他病逝之后，陈卓仙更是洒泪回顾，思之伤痛：

民十五年，偕君客金陵。我卧病，吾君时陪坐床头，持书谈咏。凡君一言一笑，藉减轻病中苦痛不少。其他延医调药炊爨，以及小孩琐屑等事，吾君莫不躬自为之，寒夜深宵犹劳劳未寝。日初曙即起，然灯载读载炊，饭毕携策，徒步二三里雪地，就竟师讲学。迨归来，衣履间坚冰白雪，耀然夺目。君弗之顾，惟余病殷殷是问。（《祭迪风文》）

甚至唐迪风的突然去世，在陈卓仙看来，也都是因为他太过关爱家人尤其妻子的身心健康，至于忽视了自己的个人安危，让为妻者事后反思，内疚不已：

本图相与偕，计议各参差。

虑我疾病多，虑我风波危。

¹⁹ 欧阳竟无《唐迪风墓志铭》，《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7页。

²⁰ 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2页。

²¹ 王康《后语》，《思复堂遗诗》重庆碧野学堂自印单行本，2016年。

优裕欲我共，劳苦不我施。

我愁君不乐，君忧我不知。（《壬申夏四月二十七日回忆一首》，1932年）

若非妻子的深情手笔，我们很难了解和相信，在被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流行话语描述为男权、夫权忒重至于毫无人味的传统中国，也还有如此细致辛劳的持家丈夫，和谐美善的居家生活，放下自己的相偶人伦。这样养成人性的伦理关系固然确实需要一些条件（按照唐君毅日后建构“爱情之福音”的说法，需要恰当的“对手方”，所谓“善缘天就”。倘或冤家路窄，也是难免艰难），但却并非天外飞仙、孤零个案，在诗礼乐教得以可能的风土当中，这样的伦理传统一直可能，也一直存续。情性之教的起源与性质早在战国时期就是诸子重要的思想课题与共同论述，其中儒家的关切尤显得醒目。儒家人性论之所以发达，基于其最重视道德自觉与道德教化的立场。道情两端被视为亘古大义，“情”被视为“道”展开的可能。情的展开同时就是道的展开，道至情达则是。情性养成不仅曾经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中国思想的重要畛域，更曾经是传统教育的核心地带、礼乐抚育的关键旨趣。如果我们更多细致地回溯历史，便会发现，往往是唐迪风这类在情性修养上持论极严的儒者，日常世界的“处情”反而出现了至为温情的一幕。明末修身自持至为艰苦的大儒的刘宗周（1578-1645），婚后同样亲与妻子“执炊爨”、侍奉其母、甚至在妻子“涤溺器”时为之秉烛引路。²²如果说这类操劳可能与刘氏一生相对家境贫寒略有关系，那么富裕优渥如祁彪佳（1602-1645），出身世家，少年科第，风仪俊美，却也是年方而立就自居“非渔色者”，这与其说因为他拥有一份在任何时代都堪称美满的婚姻（夫人商景兰能诗，性贤淑，“有令仪”，婚后育有子女数名，乡里至有“金童玉女”之目），毋宁说，追求“性情之正”才是这位名垂青史的能干吏、曲论家、园林家、诗人烈士心向往之的人格标准：“君子爱人以德，细人以姑息，故朋友骨肉，以**道义相成**为贵”是同样可以见诸夫妇的。²³唐家父子两代（迪风，君毅）于此的具体作为，同样都堪垂范后世。

唐迪风对妻子不仅有日常的体贴，情绪的关切，最为难得的便是，秉承诗礼乐教、涵养情性的大传统，他们追求的夫妻之境，同样是“道义相期人”，在陈卓仙诗作《秋夜两首》，《和吴伯慧见寄原韵》中，均有此成句。唐迪风去世之后，妻子在《五月十日周年致祭三首》之一中感念丈夫，依然出之以“道义”：

结褵廿七载，道义相与之。

虽曰为夫妇，实乃吾良师。

而今谁相勉，有过谁箴规。

眷念勸吾殷，无以报心期。

²² 《刘宗周年谱》，《刘宗周全集》第五册，第9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

²³ 参见《祁彪佳日记》（上），“涉北程言”，第17、1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杜春生辑祁氏《遗事》，收入《祁彪佳集》，第241、2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眷念遇我厚，百赎莫能追。

而在祭文当中，陈卓仙将这种夫妻之间“道义相期”的关系描绘的更为具体：

忆君语我有云：学非求功利也，尽其在我而已。我习焉不察，凡所为，莫不与君背驰。及其弊端百出，君凡引为已咎，自责其过，而我仍长恶不悛。君又以《涵泳篇》等置我侧，更亲磨墨裁纸，令我钞书，意我游心于此以纾积弊。

《涵泳篇》为清人陈广敷（1805-1858）编撰，光绪九年（1883）成都伍肇龄有刻本，同时还有《性修论》《凝神篇》《王阳明集节录》等刻板。陈卓仙诗集之名“思复堂”便是唐迪风为妻子所取。吾以观复，以争剥复，复性见道，在在体现都是基于情性养成与德行历练的殷殷厚望。

有此楷模，我们几乎已经可以看到日后唐君毅处理情感与婚姻问题的“以性贞情，因德成爱”的真正典范：“我认为我们爱一个人，不只是那人值得我爱我便爱，而且我们要帮助他或她完成他的人格才是最深的爱。”²⁴难怪唐君毅有如此信心和愿力为儒门开宗以成“爱情之福音”。他的父亲母亲的家庭生活本身，已经是最好的样板。

据我所知的一切已成夫妇关系，唯一能实现此理想而表现我上述的爱情关系的，只有我的父亲与母亲的爱情关系。他们的关系真是足贵，他们彼此之爱、敬、容让、了解、体贴及生死不渝的永久关系，真是可贵。²⁵

你只要读我母亲悼我父亲的诗，你便知道他们的爱情真是最高的爱情。我前一晌读之，我忘他们是我之父母，我只把他们之关系视作客观的爱情关系看，我也觉非常感动。除他们以外我真是未见过，这也不是我一人之私言，差不多凡知者无不如此说。²⁶

将近二十年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因彼时香港《人生》杂志社社长王贯之曾携来一封隐名信中对唐君毅多所诋毁。唐师母谢廷光深感诬枉，不忍不言，遂作《读隐名信有感》：“回忆十六年来，与外子早夕相共，未尝一日不以道义相勉。其使余大为感佩者，为其温纯敦厚，勤劳孝友之天性，及一种由内在的道德自觉而表现的至诚恻怛之性情，常若赤子一般。”²⁷读者未免惊叹，“道义相期”作为夫妇伦理的最高境界，在唐氏父子两代人中完美地传承并践行了。这“温纯敦厚，勤劳孝友”、富有“内在的道德自觉、至诚恻怛之性情”的长子的养成，正是唐迪风、陈卓仙家风家教的真实体现。以此，唐君毅才会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对家庭生活留下一往情深的赞美：

²⁴ 唐君毅《致廷光书》，1940年10月11日。《唐君毅全集》第30卷，第107页。

²⁵ 唐君毅《致廷光书》，1940年5月5日。《唐君毅全集》第30卷，第66页。

²⁶ 唐君毅《致廷光书》，1940年5月5日。《唐君毅全集》第30卷，第67页。

²⁷ 唐君毅《日记》（上），《唐君毅全集》第32卷，第224页。

中国人有堂屋，而行婚丧之礼，不须赴教堂与殡仪馆。生于家，婚于家，乃终身不离家庭之温暖。家庭真可以为人生安息之所。……夫妇之道通于天地之道、政治社会、教育文化之道。……晨昏礼敬于神位之前，则堂屋之中，皆人类政治、社会、教育、文化之精神所流行，为人之责任之感、向上之心所藏修息游之地。²⁸

也正因此，在妻子陈卓仙眼里，丈夫唐迪风的意外早逝就不再是一家一室的个人悲剧，而同时是社会与文化的巨大损失：

天地生万物，各遂其常理。
雨露滋芳华，风雷厉柔靡。
仁人赞化育，立德修文纪。
而曰仁者寿，胡不保之子。
岂伊风不至，于何伤麟死。
世方逐横流，滔滔者皆是。（《遣悲怀》）

直到暮年，唐君毅还清晰记得自己青年时期对于中国传统之学颇有负面看法，此正犯了和父亲当年类似的激烈：

吾在大学读书，则习染世风，谬崇西哲之学。每以中土先哲之言，析义未密，辨理不严，而视若迂阔，无益于今之世。故每当归省，与吾父论学，恒持义相反，辞气之间，更无人子状。而吾父则皆加以宽假，唯尝叹曰：“汝今不契吾言，俟吾歿后，汝当知之尔。”²⁹

这一幕，宛然就是梁漱溟与其父梁济之间曾经经历的冲突，而梁先生也是在父亲基于道义的投水自沉之后，³⁰方才转身入世，重披儒服，振济时代。

或者因此贤者几乎都要经历的类似的性情锻造与精神转型（所以唐迪风待子弟才能“放任以教”，所谓“冤枉路亦不能不自己经过”³¹），欧阳竟无对唐氏父子都极为欣赏。1940年前后在江津他曾深望唐君毅也能入读支那内学院、不必再在大学教书，将以其与首座弟子吕澄（秋逸）同等待遇，并以孔门曾点、曾参期待唐氏父子。唐君毅却答以“还要学更多的学问”，拒绝只从欧阳竟无“学佛”（据说，之后唐君毅还曾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熊十力的就学期待）。此举令欧阳竟无顿时忿怒，而又转为悲恻，以为“七十年来，黄泉道上，独来独往，无非想多几个同路人”。唐君毅闻言无语，只俯身下拜，欧阳竟无则拱手回礼。（据说，之后唐君毅亦同样因为拒绝就学而如此下拜熊十力）。那日临别，月光匝地，背影孤往，彼此心知己难再见。

²⁸ 《唐君毅全集》第9卷，第204页。

²⁹ 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6页。

³⁰ 关于巨川之死，笔者有《爱如生样柔弱》（《书屋》，2011年12月）论其意义，兹不赘述。

³¹ 唐君毅1959年11月8日致徐复观函，《书简》第132页，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

更别致的还有江别送行者一问：“今天是欧阳先生全幅真性情呈露，你将如何交代？”后日之事姑且置之，那晚唐君毅的“交代”是“远眺江水，无语泣下”。³²

虽然不能唯从一学，唐君毅却一生都保持了对欧阳竟无、熊十力、梁漱溟、吴碧柳等一代人极高的评价与尊敬：

北大出者皆放肆而非阔大，南高东大³³出者大皆拘紧而不厚重。如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吴碧柳诸先生等，皆自社会上出，乃可言风度、气象、性情。今之一般学术界人物之文，能谨严者已不多，能有神采、性情、愿力者尤少。³⁴

此处所及数人，以欧阳竟无为例，其所治佛学，教内有极大争议自是事实，但岂不闻唐迪风语，“（欧阳先生）精光耿耿，如皓日当空，一见辄令人不忘”“即使其所说教无一句是，其人要不可及”。据唐迪风自陈，当日从学，其即见即请：“弟子不愿学佛，愿学儒”。而欧阳竟无“不诃”之。³⁵想必这便是让唐君毅念念不忘的“神采、性情、愿力”了。实则上述江津破颜之后仅仅一年，唐先生到重庆参加四妹恂季的婚礼，即乘便再次拜访了欧阳先生，欧阳先生执唐先生手于案上，写东坡词“婚嫁事希年冉冉”数字相赠。唐先生由是深切体悟到，真正拥有宗教精神的人，其胸怀实有不可测量的宽平深挚。每念至此，即惻然欲哭，并谓，如果自己的身体可以一分为二，愿分自己之身做欧阳先生的弟子。³⁶其对熊十力先生，当情同此心。欧阳竟无与熊十力、梁漱溟等诸先生一样，毕竟其为人皆以全部生命唯道是求，所不同者只在“道”的具体规定。此种全幅投入表现在唐迪风，则是：“……信儒学亦深，遇后生小子，辄亦口讲指画，劝尊孔氏，其情之切，直欲负之而趋。”³⁷

而更令世人、时人难以想见的更在，《思复堂遗诗》的作者陈卓仙，婚后除有两年时间任职简阳女子师范教师、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图书馆管理员和女生训育员、及短期负责敬业学院女生训导之外，余皆尽瘁于操劳家务，教子成人，她却以一乡曲女性、家庭主妇、人妻人母的身份，竟而也走上了“以全幅生命唯道是求”的精神超越之路。其体道的历程与抵达的境界的具体呈露，就是这本体量不算沉重、质量却未必轻薄的《思复堂遗诗》。

陈卓仙依其诗作必将证明，她之于中国诗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疆域均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她并不仅仅是令子之母，她的独立澄明的主体建构与自成一格的思想价值，负载于其诗作，遗世而独立，佳人在空谷。

³² 参见王康大陆版《唐君毅全集》总序，载《中国文化》第44期，第302页；唐君毅1940年5月3日信中曾谈到此事，参见《致廷光书》，《唐君毅全集》第30卷，第56页。

³³ 笔者按，当指“东南之学，自有渊源”一系，即当时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一系，唐先生曾就读于此南北名校，故于其学风差异特为敏感。

³⁴ 唐君毅：日记（上），1951年5月21日，《唐君毅全集》第32卷，第59页。

³⁵ 分见唐迪风书札（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号，1925年），刘咸炘《唐迪风别传》，《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94、9页。

³⁶ 参见刘雨涛《怀念唐君毅先生——唐君毅先生二、三事》，《唐君毅全集》第37卷，第164-165页。

³⁷ 魏时珍《民国卅三年重航日记》，《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03页。

二、“思复堂”其诗

唐君毅 1973 年为《思复堂遗诗》所作编后记中，有谓：

吾母常称温柔敦厚为诗教，于古人之诗，喜道及陶之意境与杜之性情，未尝以摹拟雕饰为诗也。吾稍知学问，初皆由吾父母之教。顾吾为学，偏向知解。及今年已垂老，方渐知诗礼乐之教，为教之至极；亦不敢于慈亲之作，妄作评论。唯当今之世，人伦道丧，本温柔敦厚之旨以为诗者，盖不多见。则吾母之遗诗，亦当为关心世教之大雅君子所不废。³⁸

这段话语义核心所在，即是养成人伦的诗礼乐教方是教之终始。此处反思“知解”之学，与唐君毅跟胡兰成（1906-1981）存世第一封通信（1953 年 8 月 30 日）中的自我检讨属同一范畴：

弟自知理障太重，常苦不能解脱，唯初意亦非如此。弟在中学读书时，即有许多感触，与人说总说不通，故渐习了思辨，后又以大半时间读西哲书，后乃返而求诸六经。积习难初，故所造不能一切洒落自在。弟在此对自己之解释，是如《红楼梦》所谓人在重返太虚幻境之先，不能不先在红尘走一遭。哲学乃弟之红尘也。而对中国当前之时代说，则中国昔贤礼乐之教，太柔和，圣贤言语，智慧太高，如不济以刚性之理论思辨，辅以知识，则不能护法。昔贤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豪杰。今日之情势正相同。³⁹

这也是唐君毅何以对人品有亏的胡兰成那些灵机一动的“天外游龙”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中总是有所不忍和耐受的根本原因。⁴⁰既然深知“知解”之可能构成“理障”，唐君毅自身对一种更为圆融透彻的“终教”“圆教”是一直深信不疑且心向往之的。1964 年 4 月 17 日母亲去世不久，致二妹至中、五弟慈幼函中，唐君毅同样道及“母亲之诗至性感人，加以印出，应可对他人有益”，⁴¹他坚信母亲的遗诗足以成就世教，端正人心，甚至可能担当起某种教义的职责。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他直接用“相偶”“共感”的主体关系界定了“温柔敦厚”之“诗教”精神：

温柔敦厚，非强为抑制其情，使归中和也，乃其用情之际，即知对方亦为一自动之用情者。充我情之量，而设身处地于对方，遂以彼我之情交渗，而使自己之情因以敦厚温柔，婉曲蕴藉。温柔敦厚，情之充实之至。此充实之情所自生，正由情之交渗，而情中有情。情若无虚处，何能与他人之情交渗。温柔敦厚为情之至实，亦即含情之至虚于其中。吾人能由温柔敦厚之情为

³⁸ 《唐君毅全集》第 36 卷《亲人著述》，《思复堂遗诗》编后记，第 206 页。

³⁹ 唐君毅《书简》，第 260 页。

⁴⁰ 有关现代学术史中颇令人费解的这段唐、胡交往公案的意义，一直以来似乎主要都是“胡粉”为兰成招魂的津津乐道的资粮。本书付梓前夕，适逢唐君毅 1950 年 12 月 25 日为胡兰成《中国文明的前身与现身》（即《山河岁月》前本）撰写的序文在拍卖市场流出，令“胡粉”又小兴奋。唐学研究内部，却少有深度透视这一交往本质的专门研究。台湾黄锦树先生以马华作家之敏锐，其作《胡兰成与新儒家：债务关系、护法招魂与礼乐革命新旧案》（收入《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见地透彻，可称诛心之笔。笔者亦著有《礼乐悲愿：再谈唐君毅的伦理关怀——兼及“胡兰成现象”》等文以申论之。兹不赘述。

⁴¹ 唐君毅《书简》，第 10 页。

至实而至虚，以读中国一切表夫妇、父子、兄弟、君臣之人间伦理关系之诗文，则可以思过半矣。⁴²

与同他以“虚实相涵融摄”界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正是一以贯之。而上述唐君毅那些针对母诗皆非出自人子“妄评”的评价，其实都有所本。

陈卓仙之诗如何出以“陶之意境与杜之性情”，集中可资证明者所在多有。

先说“陶之意境”。除却明确的“拟陶”之作（《拟陶渊明癸卯始春怀古田舍》，这也是集中惟一首明确的拟人作品），集中其他“拟古”之作也几乎都有色彩浓郁的魏晋气息、乃至建安风味。落实到字里行间，渊明味道的清透超逸、按照唐君毅的判断、则应该说是“哲学思想丰富，兼宗儒、道二家”，⁴³可说是思复堂诗许多作品的基本性格。作为事必躬亲的抚育子女的母亲，她用诗记录下幼小孩童的天真、好奇、活泼（例如《恂儿游戏纪实》）；她也用诗表达乐观高龄的母亲对文化悲愿总是沉痛的长子的鼓励与关爱，叮嘱其“放怀家国事，开展皱眉头”（《临江仙·丁酉仲冬偶书寄毅儿》）、甚至诙谐告以“勉哉吾儿，厥德允攸。儿虽五十，面容尚幼。再遇五十，母为儿寿”（《为长子毅五旬生日作》）。尤其四言诗率性通脱而不失典雅工稳，平淡素朴而膏腴自见，实是最得渊明神韵的“未尝以摹拟雕饰为诗”了，且诗思多尚新奇。她是自有“天外任昂头，青山四望幽。十年尘世气，卷入大江流”（《天外》）的超拔，亦有“连宵雨助豆苗肥。一任枝头红影瘦，匝地香飞”（《卖花声·和迪风韵》）的结实。而在儿女因为人际细故伤神时，为人母者更能现量直接以充满性理智慧的豁达以勉：

摆脱尔痴迷，展舒尔怀抱。

鹏飞万里天，绿满窗前草。

开卷友古人，挥翰奋文藻。

温泉漱寒齿，峨眉夺天造。

俯仰廓悠悠，风光足笑傲。

涵虚契冥会，称心固为好。（《示恂儿》）

这种达观大方、足以振衣千尺岗、濯足万里流的精神视域，毋宁才是最得“陶之意境”的，更合唐君毅针对中国文学之“随处可使人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而精神得一安顿归宿之所”⁴⁴的价值规定。

关于“杜之性情”，尤见于集中七律与古风诸作。上文已征引的《除夕戏作》《幽居》等，安贫乐道皆有杜诗况味。长歌行体如《季弟视学平武，归为我言所见，因记之》《徵兵，重庆南开中学学生作文纪实》等，关心民间疾苦之痛心疾首，更有杜之“三吏”“三别”风度。作

⁴² 《唐君毅全集》，第9卷，第233页。

⁴³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唐君毅全集》第9卷，218页。

⁴⁴ 《唐君毅全集》第9卷，第214页。

者虽然早年即辞去教职后全身心相夫教子，但其夫君面对“妇才”可以“助气使壮”⁴⁵，闺房之中有如此道义知音，不亚一堂师友热血冷风，她是被鼓励着可以关心世事、悲悯人天，不必淹没在柴米油盐的琐屑之中的。《思复堂遗诗》多有超越家居生活而关注广大世界者，这种卓越情怀与民生关怀，正是“杜之性情”的精髓所在。

例如卷一第六首《五月十七日夜川黔军阀交战成都》，记录了对乱世流离的深沉慨叹：

一宵风雨两池连，红日初升霁色鲜。
草与人争堤上路，烟和云战水中天。
楼台几处余焦土，庭树千家泣杜鹃。
最是累累东郭墓，孤魂呜咽伴流泉。

抗战时期一些诗篇中，则充满家国之恨，例如《步心孚四兄秋江晚眺原韵》：

笔墨荒疏鬓发苍，苦吟江畔意茫茫。
破天浩劫糜中土，接地层阴澹夕阳。
汉族子孙半臣妾，百年世事叩羲黄。
劝君狂饮尊前酒，醉里云山即故乡。

时事何须叩彼苍，长空过雁影微茫。
衣冠文物思千古，敌国飞鸢噪夕阳。
渡口无人舟自渡，黄花得雨色逾黄。
精诚端信磨难灭，且听渔歌出水乡。

山含落日水苍苍，极目江天益渺茫。
白露凄其催短景，中秋才过又重阳。
翻疑是梦纡怀抱，诟为思儿变瘦黄。
但愿锤平三岛后，一家团聚乐仙乡。

短杖扶携适莽苍，江流浩浩野茫茫。
一腔热血浇云液，万里秋风正夕阳。
稚子不知家国恨，东篱笑插满头黄。
连宵梦做江南客，犹认他乡是故乡。

从用典到结构，都深得杜甫《秋兴》组诗风神。

⁴⁵ 《杨度日记》，1898年七月初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不过，笺注者认为，《思复堂遗诗》最为鲜明的艺术性格，也是其在近代文学史、文化史上值得特别表彰的过人之处，还不止于此。

陈卓仙为人为诗之“至性过人”，本是欧阳竟无为其诗集所作题序中的评价。所指主要是卷二悼亡诗的表现风格。就诗歌境界论，《思复堂遗诗》中的精华之作，确实也是首推卷二悼亡诸作。笺注者认为，这卷诗包括整本《思复堂遗诗》，至难至贵之处在于：陈卓仙秉承儒佛会通的大传统、坚持唯道是求的真理念，成功地在其诗作中展现了一位近代女性真实的体道之路、践道之行。这既是北宋以降儒门复性传统的逼真求索，也是理学之后儒教濂洛风雅的闺门异响。陈卓仙写出了中国诗学史上罕见的出自女子手笔的真正的性理之诗，却又不落理窟，而是生机勃勃、圆活自在，即蕴离蕴，即情即理，即烦恼即菩提，即日常即大道。陈卓仙依其诗歌创作本身，成功践行和展示了她极为喜爱的孟子之学、象山之学在民间日常“道成肉身”的鲜活经历，也糅合了她对佛教思想、对修行工夫的相当深入的领悟与实践。

且以其卷二悼亡诗为例。因夫妇固有同体之爱，人之常情，丈夫遽然去世，妻子如何表达缅怀思念之情都甚常见。但放诸中国诗歌史，有几位妻子能在“炎飙胡太酷，吹折连理树。矧伊同心人，中道遽异处”（《炎飙二首》）的伤痛之后，并不陷溺凡情、贪著私爱，而是擦拭泪痕，一转为期待盛世嘉缘、圣学大兴，有贤德气象的丈夫可以乘愿再来、全家因此得以重聚：

即命救人间，夫何充天使。

世诚不可为，宁灭先圣轨。

圣轨固昭彰，子去谁率履。

形骸虽幻化，精诚实相契。

待当休明世，吾子复兴起。

至人值嘉会，驾言心转喜。

全家欢重聚，情钟良足恃。（《遣悲怀》）

而这一情调，正是贯穿整卷悼亡诗、让欧阳竟无都为之动容的情感主干，所谓“哀彼之人兮，伤余之涕涟。感君子之诚兮，继道绪之绵绵。磨涅不缁磷兮，原无损于白坚。念国之无人兮，痛匏瓜之空悬。求仁而得仁兮，余又何怨乎天”（《杂感二首》）。不禁让人油然想起1958前后唐君毅在《人学讲会札记》中对文学“邪正”的精辟反思：“浮华，以情溺人，顺非而泽”的文学正犯外邪之病，正途应为“同情世界，对缺憾之同情、对好者之赞美，以陶养性情、收归性情。”⁴⁶这一母子不谋而合、十足“温柔敦厚”的大雅正声，构成了陈卓仙诗作的基本面目。诸多诗作直接放入宋明理学名儒集中，精神质地与胸襟洒落亦不见逊色。

⁴⁶ 《唐君毅全集》第8卷，第15页。

唐迪风英年早逝之后，陈卓仙在动荡的年代能一人撑持家庭，儿女皆人格健全，立身无愧，其中尤以唐君毅最为出众。唐君实晚年撰文尝称古人以有贤父兄为可贵，唐家有之。对于母亲，唐家子女更是感恩戴德。唐君毅说他与妹弟诸人身处塞北天南，但骨肉之情一体无间，皆拜母亲遗教所赐。而在陈卓仙，她一定愿意承认，这更是拜她“犹如师友”、拒绝“乡愿”⁴⁷的早逝的夫君的遗教所赐。这在唐迪风逝后，她会令子女于父亲灵前诵读儒门经典的举动中，彰显最为亲切：

念君最崇孔圣，雅好《论》《孟》诸书。特于君灵前早晚虔诵，并令儿辈轮流奉读。恨我平日未能如君之事我以事君。兹欲补前愆于万一，顾可得哉！当我读至君所爱之章句，忽觉君音容如出其上，如在其左右，辄伏案痛哭，不可卒读矣！（《祭迪风文》）

她在唐迪风逝后能够独持众雏，不能说不得力于她对丈夫“夙昔委穷达，遑计身枯荣。忧乐以天下，遑顾身后名”的学志的体认。“今年更比去年穷，零米升升过一冬”，夫妇二人忧道不忧贫的精神气质，极为匹配：“学与食，食犹可告绝，而学不可一日间断也。如不赖先贤之书，则日沦于禽兽，亦不自知”（《杂感二首》、《祭迪风文》）。这位“蜀中奇女子”之能安贫乐道、“乞食而偕君亦所甘而不辞”，诗文精光皎洁不见一尘埃语，也是实然的。

陈卓仙生性卓越，天赋异禀是无疑的。她对于“问道”“求道”“体道”的热诚虽受到丈夫与长子的熏育，同时也出自天性。⁴⁸例如她在诗作中常常流露对生命去来等终极问题的探索，甚富哲思理趣，像如下这首作于早年的《述怀》：

月明千里淡秋心，闲对阑干学苦吟。

病到久时思药误，道临高处觉魔深。

散材毕竟全天性，瓦缶由来混好音。

一任浮云幻今古，太空群籁自沉沉。

再如《程行敬青城山访程芝轩老居士此寄之三首》也是一组类似的精彩之作。举其一为例：

六籍韬光贤达隐，万方多难道途赊。

孔颜乐处堪寻味，佛道禅通未敢夸。

灵气所钟二程子，悲怀岂眷一中华。

天心未忍斯文丧，宇宙原来是一家。

诗人雍容大雅的气度非凡跃然纸上，在在是儒门关怀、三教旨归，直接圣贤统系。孔颜乐处与方外之学都让她颇有受用。而最有意思的是，1941年正处在热恋中的唐君毅，居然也一本

⁴⁷ 关于“狂者”唐迪风对于“彼学养未至，即自中行入者，必为乡愿无疑”的警醒，刘咸炘、吴碧柳、唐君毅均有追忆，参见《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0、11、16页。

⁴⁸ 据唐至中之女唐晓帆追忆，“我儿童和少年时代常听见母亲和阿婆讨论、争论什么问题。我虽不懂，但我明显感觉她们不同于其他婆婆妈妈。后来我才知道，她们在谈‘道’、寻‘道’、争‘道’，当然与俗人迥异”（《回忆母亲》，未刊稿）。

正经写下这样的情诗：“嫦娥远见莫相妒，宇宙原来是一家”。（《旧游杂忆·新都》）⁴⁹。不知这情深款款母子两个如此异口同声，是英雄所见，还是互有所本。

《卧病示诸儿》中不仅表达了平静达观的看待生命，更有一番桶底脱离的自我省察：

芳草无言庭院静，老来心事只天知。

象忧象喜何关舜，人溺人饥讵犯伊。

一息尚存通宇宙，百年有役警愚痴。

闲谈亲戚之情话，稚子嗤婆不识时。

理无大小何由达，仁者须当斩乱麻。

后果前因同一辙，春花秋月在千家。

莫将好丑评昆仲，恐谓婆心有等差。

午梦觉来情默默，可堪打草更惊蛇。

她的日常生涯径直是“供奉才完儿睡稳，布衣浣濯灿明霞。闲来展读象山集，默默无言解得耶”。作为疑将不起、聊作“遗嘱”的组诗，这组诗体现诗人一生的精神结构与生命境界是相当系统、鲜明的。其中虽然多少也追忆了生平与日常（诸如“六十余年成一梦”“记得当年嫁小姑”）故事，但诗人最大的和主要的兴趣，还在“体道”之所得。故诗中大量征引儒、庄、禅宗、理学典故，以明自家心地。此正诗人之迥超俗流、也迥异于一般“才女”者，她的性命旨归直接指向的是“向道而生”的圣贤气象、现量直呈。此时的陈卓仙虽行至人生暮年，但精神世界丝毫未见颓唐，而是以儒释同调人溺己溺的同体大悲、因果昭昭当断必断的无差别智，教导儿女、儿媳。

将这种乐观昂扬之态表现为最典型的，或者还是《思复堂遗诗》中最后一首《不可一日闷缩缩》。

是诗起因，在于“熊子真先生《示至儿书》以‘不可一日闷缩缩’为题，嘱为诗，因就书中‘宁可’二语续成”：

宁可一日不食肉，不可一日闷缩缩。

闷缩缩兮倾佳酿，莫教环抱耻尘爵。

朝来醉眼不逢人，但见海沤浮浮摇空碧。

万里乾坤如是观，茂叔窗前草自绿。

熊子真即熊十力先生。唐家兄妹和现代中国几位大儒皆有良好的师承关系，唐君毅之外，他的弟弟也与熊十力、梁漱溟等人往来密切（唐君毅存世信函中多有此类消息）。这位被欧阳

⁴⁹ 1942年1月3日函，见《致廷光书》，《唐君毅全集》第30卷，第191页。

竟无许为“奇女子”的母亲似乎亦非等闲之辈，她晚年不仅能对熊十力做出“如天地一孤啸”这样深刻的判断，⁵⁰身后更得到熊先生“仁寿过古稀，好学好思宗往圣；懿德齐邹母，教儿教女导来英”的挽联凭吊。熊先生一代硕儒，为人性情毕露，生平不做应酬语，能如此嘉许，正见诗人“慕道”“好道”“向道”之风范多年以来已经广为人知。

更有甚者，诗人早年甚至还写过《丙子除夕静坐偶成五首》之类诗，仅举其二：

谁信吾心帅天地，巍巍舜禹何与焉。

一灯如豆浑无焰，照遍阎浮三大千。

烦恼无根诂可寻，只求不愧影和衾。

光风霁月来天地，鱼跃鸢飞寄此心。

诗中所描绘之心灯历历遍照三界，霁月光风如如本地，实在已经是逼真的工夫境界语了。丙子即 1935 年，是诗作于唐迪风去世四年之后，所谓“迪常与余谈论，多属性理。惜余未细心领悟。两年后，触处发现其意，警然契于心”（《昔同游》题注）。难怪她会对为人是人非磨折得心力交瘁的友人嘱以“平时摩得熟，临时用得着。首在明明德，新民居其末。思诚⁵¹泣鬼神，行健撼山岳。如奇花初胎，如源泉活活”（《赠程行敬》），她甚至还写过一首题为《源泉》的诗以自喻。她甚至还如此写诗给自己身为哲学家的儿子：

思而不学，无源易涸。

心若违理，暴慢斯作。

把握天枢，物莫我夺。

何以淑身，是为礼乐。

所恶执一，是为害道。

其直如矢，其言若躁。

遍计固乖，守中微妙。

曷不尔思，天钧是窍。

学而不思，忽恍如遗。

万理森著，得之也稀。

棱棱秋霜，肃以杀气。

熙熙暖日，护以生机。

奇花放矣，孕育以时。

⁵⁰ 见唐君毅 1956 年 6 月 20 日致牟宗三函中转引，《书简》第 169 页。

⁵¹ 值得注意的是，“思诚”正是欧阳竟无给唐迪风的题字，参见《唐迪风墓志铭》后唐君毅附识，《唐君毅全集》第 36 卷，第 8 页。

相彼君子兮，仁为里兮义为衣。（《示毅、至二儿》）

“可堪满目皆生意，病树前头万木舒”（《丙申夏秋至儿养病家中有作》）， “迎刃花枝齐解脱，濯足江湖不染尘”（《有会而作》）。倘若她早逝的丈夫知晓她的“求其在己”的问学进境已经如此，也当含笑九泉了。

陈卓仙于1964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十四）病逝于苏州寓所，葬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享年七十七岁。

三，笺注本的相关说明

陈卓仙在悼亡诗卷自序中称己“早年失学，未谙文艺”并非全为自谦语。兼之抚育子女，护养家庭，战乱频仍，几经流离，存世《思复堂遗诗》就严格的诗歌艺术言之，并非全为精品，质朴清新之外，亦难免有简易草率处。自1973年手抄影印本面世之后，1991年台北学生书局版《唐君毅全集》与2016年北京九州出版社版《唐君毅全集》都曾将《思复堂遗诗》作为《亲人著述》的一部分收入。1973年本没有句读与标点，1991年台北学生书局版加入现代标点，但错误颇多，部分词牌标点也发生错误。又据2016九州版主事者告知：内地版这部分内容全面复制了台湾版。故《思复堂遗诗》尽管将近半世纪以来三度面世，却始终没有经过进一步的认真整理。又鉴于陈卓仙本人之前于诗歌史、文化史均无大名，对于陌生于唐君毅之学的读者，单纯进入《思复堂遗诗》的精神世界并不容易。尤其在“今人开口说治国、平天下，曾不知有身心”⁵²的已然高度陌生于一种特为讲究身心修炼的文化传统之后的当下。

笺注者既然认同《思复堂遗诗》固为名母之作，同时又具备具足独立的精神与文化价值：其以纯正的理学风味而出自一恪尽母职之女子手笔，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诗学史上极为别致的景观。故在重新标点全书（因此类错误较多，除个别词牌错误在注释中明确说明以外，这部分改正笺注本一律不再做具体说明）、略整体例（原本诗与词二体混编，虽为出格，然因有时间先后安排之考虑，未便轻动，其中能够考出具体创作时间的作品，笺释中均加说明；故目前只将诗人传世的唯一长文《祭迪风文》调为附录，并将笺注者辑出的两简断函附后；因1973年本、1991年本的整理者唐至中、谢韬晦先生均已谢世而二本之间却存在不小差异，故笺注者只能在反复核对文本后尽量做出一更合情理的选择）的基础上，对作品所涉及之古典今典尽量做一说明，方便读者阅读。其中尤其注重将唐君毅的生命线索带入，以彰显此令母令子之间文化生命的息息相应，而以“系谱”名之。⁵³

⁵² 刘咸炘《唐迪风别传》，《唐君毅全集》第36卷，第10页。

⁵³ 此命名以及最终决定以“注释”“笺疏”建构本书的笺注体系，乃接受刘梦溪先生的建议，谨致谢忱。

笺注自起斯议至稿本杀青，十足的工作时间不足三月，期间还夹杂多务。错漏匆促时所难免。为了纪念唐君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并中国文化宣言面世六十周年，我们还是勉力将其赶在2018年底之前出版。

缘于陈太夫人与唐先生的德業慧果加持，笺注过程也是笺注者广结善缘的过程。唐君毅先生的亲属、远在美国的王康先生、近在北京的唐晓宁先生、苏州的唐晓帆先生，并皆有问必答、热情慷慨、寄书赠书，提供了关于家族细务方面的切实帮助。《唐君毅全集》2016年内地版的主持者、唐学专家何仁富教授，无私地将其彼时尚未出版的《唐君毅年谱长篇》word版直接惠赐，检索便捷，为争取时间提供了宝贵便利，目前笺注本前揭图片资料、作为附录收入的唐君毅唐至中二人的诗作文本也均来自何教授细腻周到、慷慨仗义的无偿提供。唐君毅先生的受业弟子、更是笺注者恩师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哲学所讲座教授杨儒宾先生百忙之中阅读了笺注初稿、提出一针见血的修订意见。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唐文明先生（哲学系）、李飞跃先生；笺注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同事周瑾先生，针对诗词格律、掌故征引等问题，均不辞辛苦，倾心相助。尤令笺注者愧不敢当的，方今华人哲学研究界德高望重的四位长者：杜维明先生，郭齐勇先生，张祥龙先生，杨儒宾先生，各自于繁重的学术工作中抽身披览了笺注者极为青涩匆促的工作，惠赐四篇高屋建瓴、情懷深永、詩思精湛、感人肺腑的序言。笺注者感恩无极之情无以言表。书中一管之得，均来自师友鼎立襄助；笺注诸种不足，均缘于本人学未精熟。谢忱与致歉，一并于此。

燕春谨志

戊戌初秋